

老 版 本

红楼梦 宝藏

高语罕◆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高语罕◆著

红楼梦 宝藏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不得销售；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 6636481 6241146

责任编辑：陈 红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邓小林
责任印制：黄 迅

书 名 红楼梦宝藏 定价：14.00 元

作 者 高语罕 ISBN7-5411-1812-5/1·1573
1999 年 7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数 3001-6000 册
印张 9.375 字数 166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出版说明

迷失五十载，拈花说红楼。

《红楼梦宝藏》是我国新文化运动闯将、著名学者、作家高语罕于抗战时期避难重庆时写就。该书是中国红学史上全面演绎、讲析《红楼梦》的一部础石之作。其内容博大精深，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都赢得广大知音，是我国伟大名著《红楼梦》赏读的一部必读参考书。

全书据重庆陪都书店一九四六年七月版重排，除精密订正笔误、讹谬外，一应依据原貌，尤其引文，出据古版，未加擅动，以便读者参研。

目 录

开山白·····	1
一 一面镜子·····	9
二 贾宝玉 林黛玉 薛宝钗 史湘云附·····	44
三 王熙凤·····	94
四 几个奇女子·····	139
五 两个老太婆 ——贾母与刘老老·····	204
六 红楼梦的宝藏·····	241
关于高语罕 ·····	龚明德 288

开山白

诸君！在这个举世披靡、炮火连天的当口，我来大谈红楼，一定有很多人要引以为怪，这理由不能不略略表白一下。第一，我在这个大时代中却是个闲人，就是无事可做的人，随便谈谈我想没有人责备我，甚至可以原谅我，再进一步说，欧洲许多大哲学家或大科学家每当大动乱时代都能理乱不闻地专门攻究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如歌德之于文学，康德之于哲学，拉瓦节之于科学，我虽不敢妄比前贤，然而其用心则一也。有人说，专门研究专门讲说，在这时代固不能废，然而为什么独择这一种平素只供人消遣的小说——红楼梦呢？这也有说，第一，有些朋友常常听见我爱瞎三话四地谈红楼，并且以为我对于红楼梦的见解，与前此说红楼的迥然不同，时时怂恿我找一个机会把它公开出来。我本是个“一罐子不响，半罐子叮当”的人，这句皖北的土话或许在座的诸君不大

懂，我且借着梁任公的一段话解释一下。任公说：“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又自己批评道：“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任公且如此，所以我也就窃不自量，大胆“尝试”一下。而且现在虽然大家都忙于打仗，不暇谈文艺，但是一般国民生活上，尤其是执干戈而卫国的战士们，需要精神的食粮；一旦大战告终，艺术生活的要求必然更加普遍更加提高，则今日之讲究也可做将来的准备。那么，又有人说，文艺的要求固然是很迫切，现在出版界虽然贫乏，但新的作品也不在少处，又何必从一两百年前的陈纸堆中翻出这部尽人皆知的小说来讲呢？我却不敢赞同这种意见，因为在百事贫乏的中国，文艺的创造自然也不能例外，纵有些好的作品，也实在太少。我们青年人应当从事学习，尤应当从我们的古典作品中去学习，犹之乎革命后的苏俄青年要从莎士比亚、王尔德、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朵思退夫斯基、普希金等等的伟大作品去学习一样。若果我这个见解不错，那么，红楼实在是我们百读不厌、独步千古的一部不朽的杰作！它的价值实在可以和左丘明的春秋传、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并驾齐驱。和它先后或同时的几部大书，如水浒、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都不能同日而语、等量齐观。中国人向来对于小说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不是公子遭

难，便是小姐养汉的记录——所谓“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时代，一般人尤其是上流人，对于这种进步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悬为厉禁，宝玉读会真记即西厢记，乃是茗烟偷着买给他，避着人读的，后来又传给黛玉读，并且极口称赞它：“真是好文章，你若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果然，林黛玉也是“越看越爱——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却只管出神”（第二十三回）。这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渊源所在。

那时一般社会为旧文学和八股式帖所笼罩，只有少数天才的青年作家具大勇无畏精神，才会从其中发展出新的文学。乾嘉以后，这种观念渐渐改变，士大夫亦多注意它的价值。不过他们对它的观察大半是牵强附会，穿凿失真。这种观察，共有三派：第一派以为红楼梦乃是“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这派以王梦阮为代表，但据历史年代的考察，清世祖生时，小宛已十五岁，顺治元年世祖方七岁，小宛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能入宫邀宠？即这一层已足驳倒这一种主张。第二派以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他们以为它的作者抱有民族思想甚挚，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谓贾宝玉影射伪朝之帝系，林黛玉影射朱竹垞，妙玉影射姜西溟（宸英），他如薛

宝钗、探春、王熙凤、惜春、宝琴、刘老老皆有所影射，又有人谓袭人盖影射貳臣巨魁洪承畴等等，甚至一婢一仆皆一一为之比附。此种转弯又转弯的强词夺理，实在自相矛盾，经不起一驳，这一派以蔡子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第三派以为“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谓成德有几首悼亡诗是影射黛玉，这也是莫须有的武断之词，那末这种“千篇一律”的悼亡诗可以随便安在任何一个薄命红颜头上，其错误也与石头记索隐相仿佛。

在这一时期，红楼梦还是沉沦在极少数士大夫的床头案底，做他们茶余酒后的谈资。甲午战败，中国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但一般士大夫猛然觉醒，以为非欢迎或吸收西方文化不可，于是欧美日本的文学艺术越过万里长城，冲入我们古代的“精神堡垒”，梁启超辈才破天荒地重视小说文艺。及至五四运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抬头，文学革命的旗帜一树，白话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取文言文的形式而代之，于是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几部古典名著始为文化界所重视，胡适之先生等一一为之考证，予以新的评价，而红楼梦尤为学者所珍视。适之先生考证的结果，断定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是他的“自传”；他断定“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他断定曹雪芹（霭）的祖父曹寅决不像一个“贪官污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是由于他一家都爱挥霍，

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胡适：红楼梦考证）但是他不曾知道，或至少他不曾告诉我们，每个伟大文学家或伟大人物的自传，同时就是他所生存时代全部或某部分的社会史；他不知道，或则他没告诉我们，“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等等不惟是曹寅一人一家的特色，乃是中国贵族社会一般的特性，甚至在东西各国的贵族社会，一般说来，也不能例外；他没告诉我们生长在贵族家庭的曹雪芹为何能写出这种深刻地暴露当时贵族地主社会的文艺杰作来；他也没告诉我们红楼梦这写实主义的杰作中，包括些并遗留给我们些什么宝贵的东西，和我们怎样在这宝藏丰富的作品中做再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和吸取。他们的眼光只注在红楼梦的一般的表现形式，他们研究的领域只限制在考证学的范围内。这却不能怪他们，乃是时代有以限之。我们应该起来弥补这个缺憾。这种工作固然太艰巨，但我们不应自馁，我们要接着他们的步伍再进一步，要使一般读者了解红楼梦的真正伟大的价值所在，因此我就不揣冒昧，先来尝试尝试这一“开步走”的工作，所以我选定如下六个题目，六次讲完：

第一讲 一面镜子

第二讲 贾宝玉

第三讲 王熙凤

第四讲 几个奇女子

第五讲 两个老太婆

第六讲 红楼梦的宝藏

这六个题目，分之可做六个独立的单位，合之可成为整个体系。诸位听众先生都是忙人，能以场场都听，固然可以整个了解这一讲演的全般内容；若万不得已为工作或为它事所限，不能全听，则听了某一单位，也不致漫无结论。我现在且把六讲的内容，简单地提示一下。第一讲“一面镜子”是要提供大家以研究红楼梦的新观点，就是我们怎样来了解红楼梦。第二讲“贾宝玉”把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与他们的参差错综的关系都加以叙述和分析。第三讲“王熙凤”叙述她个人的一切才与性以及贾府的兴亡关键。第四讲“几个奇女子”把大观园中几个杰出的女子如妙玉、尤三姐、鸳鸯、司棋、晴雯、平儿、袭人等等的的生活特色予以客观的描述和分析。第五讲“两个老太婆”把贾母和刘老老这两个不同典型妇人的关系、各人的事迹叙述一番，而贾氏东西两府之大事与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之事亦附焉。第六讲“红楼梦的宝藏”是把红楼梦在文学的风格上，在描写的技术上，在造字用语的特点上予以详细的叙述，并附带研究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红楼梦与高鹗的后四十回红楼梦的优劣与异同。总而言之，第二至第五讲是红楼梦之史的叙述，第一讲是讲我们怎样了解红楼梦，第六

讲是讲：说明或清算我们用这种方法研究红楼梦究竟得到些什么。

不过大家看了我这个说书的目次一定会有人疑问：为什么十分之九都说女人呢？这并不是我的杜撰，因为红楼梦作者自己说得明明白白如下：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第一回）

又说：

“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第一回）

可见作者之写此书，除自写其生平外，主要目的即在描写当日他所亲见亲闻并与之朝夕相处的几个杰出的女子。自然我们谈到这些主要的角色时，在在都要讲到那些不题名的人物如贾政、贾赦、贾敬等等，要讲到贾珍、贾琏、贾芸、贾蔷等等，讲到贾雨村、甄士隐、薛蟠、夏金桂、邢大舅、王仁等等，甚至谈到黛玉的鹦鹉、凤姐的马桶等等，只要他、她或它有关系。我说书时，完全站在客观方面，纯从红楼梦所叙述事实，加以合理的分析，绝不参以个人主观的成见和道德观念。再者，我的主要对象是前八十回的红楼梦，然为叙述成有始有终的故事，也往往采用后四十回。经过名家的长期考证，我们知道前八十回是曹

雪芹做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后者的出世要比前者晚几十年。逃难之中，参考书缺乏，所引书籍及作者姓名，往往全凭记忆，不能一一备述出处，这也是要附带声明的。现在“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吧。

一 一面镜子

诸位看见我选择这一个题目做第一炮，恐怕有许多人觉得茫然，一定会有人说，破题儿第一遭就弄这个“闷葫芦”！也许有人说：“啊！我晓得了！这不就是红楼梦第十二回中那个跛脚道人送给贾瑞看的那面叫做‘风月宝鉴’的镜子吧！”我却答道：“也是的，也不是的。”这话怎讲？待我慢慢说来。在这里，请大家恕我冗长，让我略述文学之史的发展。大凡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必须各有它的社会根源，从左、国、离骚，变而为迁史，再变而为班书；从秦汉的散文变为魏晋的散文；从六朝的骈体，变而为唐韩昌黎宋欧阳修以来的散文，都可以看出它们在文学形式上的变迁痕迹。最显著的是骈体对偶之文。因为司马迁是一个有心胸、有天才、有远识、有骨气的历史家，同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散文描

写是独步千古的，虽在汉室专制的氛围中，他能以他那巧妙而深刻的技术暴露出当时统治者的种种黑暗面，不以成败论人而作项羽本纪；不以地位限人而作孔子世家；替民间豪杰之士出气而作游侠列传，而许多豪贵有力之人不入传记。其笔削之严，益难能可贵。班书体例虽完密，而其行文已开排偶之风，其史家风格，视子长有愧色远矣。以后政治压迫愈甚，文人多无风骨可言，遂不得不敝精劳神于声律对偶之文，至韩昌黎始起而变之，使文字形式复直接秦汉之旧，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是也。就这一点说，韩氏是有功的。到了宋元，在韵文方面，由诗产生出词来，在散文方面，则产生出宋元以来之散曲杂剧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这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解放时代。到了明代，散曲杂剧又复消歇，而平话小说大盛。明清之交，士大夫多以这种文学为消闲解闷的东西，但是时代的进步虽然在八股试帖诗的铁箍之中，仍然有突破牢笼和网罗的伟大天才，给我们产生了几部空前的文学作品来，那就是：水浒、西游记（明代），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清代）等等。水浒传是说梁山泊上一百零八个好汉落草造反，用现代社会科学名词说，就是农民反抗地主贵族压迫的叛乱的故事。这故事本是宋史上有的，但正史总是把这些人看成草寇似的，给他们加上许多暴戾恣睢的渲染，水浒传是小说家言，但是野史倒比正史来得合理。原来这故事已经经过宋元

以来数百年的传说，到了明代经过罗贯中施耐庵等的纪述遂成了现在的水浒传。它虽然也在描写一般英雄好汉上山落草、掠州破县，但从它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揭竿反叛的客观原因，即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就是说它把“官逼民反”四字，真正写得跃然纸上，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文章也是轻刀快马，堪与它内容媲美。作者在序言里虽声明“上不及朝廷……”极力掩护自己的真面目，但字里行间，愤世嫉俗慷慨激昂的情绪，真是有声有色！西游记是以唐玄奘取道西域留学印度取经而归的故事为根据，而敷衍出来的，这故事更是经过长期的传说，这传说也经过几多演变发展经过吴承恩之手写成的。这部小说虽然是神出鬼没，云来雾去，忽然天上，忽人间，外面披上一件神仙鬼怪的外衣，实则是一部极讽刺之能事的社会小说。孙猴子所谓美猴王不过是花果山上一个毛猴而已，但因玉皇大帝的天宫政府太腐败，那些天兵天将平昔养尊处优，而文臣谋士又皆昏庸老朽，不晓得人间——地上的一切情形，他们哪里看得起一个毛猴？但当这毛猴反上天宫，横冲直撞时，一经交手，却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弄得玉皇政府束手无策，又改变政策，想拿官爵牢笼他，但只给他一个“未入流”的名义——弼马温，老孙干得不高兴又闯出南天门，举起叛旗。玉皇政府无法，只得求救于西方佛祖，才收抚了这猴王，这是何等无用！而天上政府所有一切组

织和享受又皆从人间政府的模型想出，这是何等的讽刺啊！至于它叙述的生动有致，趣味盎然，读之神往，是其文学技术的高明处。至于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和留学，沿途经过的大半是重山峻岭，深池巨川，从毒蛇猛兽的吞食中出入，几经险阻，始达目的地，十七年后，卒学成而归，创立唯识宗，开中国佛教史上的新纪元，这史实也是极富于教训的。儒林外史是金陵吴敬梓作的。它的笔锋针对着明朝的科举制度（考试制度）之流毒，致使当时士大夫都变成冬烘头脑，他们平素对于兵刑钱谷诸大端漠不关心，当政者正为的要他们不关心这些事，才想出这种巧妙的伤人脑筋，使之终身在其中打滚的文学形式——八股文和试帖诗——所以范进之流，实在可笑可怜之至，此书的描写技术极其尖刻。有位严贡生的兄弟是个土财主，平素为人极其怪吝，到临死的时候，只是眼望着油灯不肯断气，于是大家纷纷议论。他的阿哥说：他有心事要等我到，对我说诺；但他的妻子却说，不是的，他的心事惟有我知道，一面说，一面走上前去，把油灯里的灯草拨掉一根，说是他以为两根灯草太浪费了油。果然，灯草一拨，他便登时断了气。这是何等深刻的描写啊！而且儒林外史不但暴露了明朝的科举的考试制度之致命的弱点，并且也给它未来的敌人——清朝——做了命定的预言。因为明之亡，亡于士大夫之无能、无耻，而其所以无能无耻，乃是科举制度有